

銀幕短打 我是誰？——一直問下去的問題

文：胡天

《蜘蛛俠——驚世現新》片末男女主角上小說課時，老師這樣對同學說：「寫小說不出十個主題，其實到頭來只有一個，就是：我是誰？」

我是誰？Who am I？自我的探索，主體的追尋……同時也是主體的創造，自我的實現。

回歸後，香港電影為甚麼讓人有走下坡的感覺呢？答案千頭萬緒，甚至可謂五花八門，但其實到頭來可能只有一個：沒法回答那個基本問題：我是誰。

九七前後，關於「我是誰」的港片實在不少；成龍甚至有一部作品乾脆叫《我是誰》，片中失憶的他站到高處張開雙臂高叫：

「Who am I？」直升機鏡頭在他上空盤旋打轉，堪稱經典。李連杰主演的《黃飛鴻之西域雄師》，同樣失憶的他流落美國西部，以為自己叫「黃飛」，闖割（失去雄/鴻風）恐懼呼之欲出，想不到一語成讖，打後的港片真的好像都去了勢，一沉不起。

回歸之後的港片，長期的男主角都可用「無能男」稱謂。他們不是在情節中真的變得性無能，便是充滿無奈、被動、缺乏承擔，全無男子氣概。無獨有偶，「無能男」電影幾幕代表場面均由古天樂擔綱演出，包括《乾柴烈火》片末，他雙手脫白靠氣球吊起手臂向楊千嬅送上禮物，以及《戀情告急》

中，他和梁詠琪分手後，蹲在街角大哭，須勞煩後者回心轉意，回去安慰他。事實上，你很難期望這些人物會把他們的迷失一面抹走，堂堂正正、頂天立地的說出他們是誰。

港片主體危機一度以身份方式呈現，結果是《無間道》系列後，出現大量臥底次類型電影。然而，身份只是主體實現的外殼；直至《人間喜劇》和《大魔術師》這樣的作品出籠，才直接透過展示電影宛如戲法的虛實互轉，宣示一切依然靠自我努力達成。

新港片主體不再是十五年前的失憶者絕症者，大家的眼光正望向《一代宗師》的王家衛版葉問……

港產片

文：梁小島

混什麼別混喜劇

彭浩翔說，自打算要拍《低俗喜劇》之時，就決定了放棄內地市場。遠處的悲情音樂剛要響起，他馬上接着說，我是要把港產喜劇帶向海外，走向國際。該片將於8月9日上畫，此前已闖蕩紐約、日本、印度、瑞典、法國、加拿大等近10個國際影展，據說叫外國人都笑岔了氣。對於拿下香港市場，那只是時間問題。

片子的投資是自己找上來的，資金有限，唯一的要求是創作一齣地道香港電影。結果彭導拍了12日便交貨，做後期剪輯的時候，他在自己的微博裡寫：有好幾次都笑到不行，笑是能死人的。後面這句，成了電影的宣傳語。

他證明了拍片快不一定出不了精品，拍《志明與春嬌》也不過用了15天。《低俗喜劇》講的是電影圈的「血淚史」（他的處女作《買兇殺人》也是於荒謬處見辛酸，正巧講的也是電影人的狗血經歷。）杜汶澤飾演三流片電影監製，為了找投資拍戲，湊女還債，幾乎要捨身取義，犯賤下三爛的事情都要做盡。「但重點不是要講電影圈的事情，只不過我最熟悉。」重點是「喜劇」。他自小喝港產喜劇片奶水長大，後來眼看港產片日益沉澱，往昔的金招牌也愈來愈不受人待見，甚至被人捨棄。「香港喜劇片特點就是自由。粗口、荒誕，叫人意想不到。」如果要把《低俗喜劇》的劇本打印出來，句子將不成句子，滿紙全變成「XX」，真正呼應電影名「低俗」。但其實這粗口背後，有導演和編劇的精心算計。

在電影開拍間隙，彭導和杜汶澤曾就粗口問題做過幾次較嚴肅的討論。「港產片後來把粗口都cut掉了，搞得黑社會講數像一群大學生開會。」單拎出來是粗口，還原到生活中，見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習性，有肉味。他曾經放了一部錄音機在大街上，回來一聽，充滿了大量的XX。「尤其是廣東人，生活根本就是夾雜粗口。」

但把一堆屎尿屁的東西拉成一個有些模樣的故事，也是彭浩翔的本事。更何況，影片的部分細節，直接從他身邊聽來或真實發生。裝個瘋癲個傻太容易了，偏偏彭導找來的演員又都特別有江湖味、有存在感，小眉小眼，貪生怕死，見錢眼開，說個粗口算什麼。只不過他和別的導演的區別是，有時會讓鏡頭一轉，心頭小愛，回頭自舔一下傷口，還知道自己姓名是誰，還知道自己在逢場作戲。彭導一直跟我強調，喜劇真的不好拍，「笑不笑和使多大勁沒關，要用巧勁。」其實，考驗的是導演看不看得通透。

「有些東西是一直在腦子裡想的，也需要等待一個好的時機。」彭浩翔說這話的時候，其實是在暗示，他可以將很多事情同時進行。他出小說、織微博、上電台、購物，稀奇古怪的想法多了，一天睡5個小時就夠了。要是哪天他拍了部歷史劇，也不用感到驚訝！他是認真地在玩哩。

電影人

文：金寶

消失的電影行當（下）

上文提及，於七十年代開始為畫戲院廣告牌的姜志名師父(Jimmy Sir)曾說，只要夠地方能放上四塊木板，便能將整幅外牆海報畫出來，每四塊為一個組件，可以畫出需要二百多塊木板才能砌成的大型電影海報。要畫那麼大的「畫」，是如何準確掌握比例的呢？Jimmy Sir解釋說：「畫之前會先看初稿，將整個畫像記在腦中，再拿着稿對照着去畫，整隊人分工合作，初學師的會幫手上底色，為木板刷上淨色及在木板上畫上小格；領班會再分工，有些師傅專門畫字，有些專門畫頭像，學師一段日子的可以畫衫和頭髮，眼睛和鼻一般最難畫，要由大師兄去畫。但整件過程的完成，怎樣確保比例正確，其實很難解釋，那是花上多年時間去練習出來的功夫。」眼睛和鼻為什麼最難畫呢？因為對Jimmy Sir來說，眼睛、手和口都能表達情感，是組成「表情」的重要部分，要透過顏料、圖形和線條去表現人物的表情，要花很多時間去揣摩。「假如第一次畫出來效果不好，便重新再畫。畫眼睛時腦中會想像這眼睛是否能夠『說話』，如果感受不到『它在說甚麼』，即是畫得不好，又重新再畫，雖然畫像是死物，但畫眼睛卻恍如一個和畫中人互動的交流過程。」

關於這行業的轉變及至最後消失，Jimmy Sir說：「六、七十年代香港的畫師都從廣東來，他們的畫功主要是畫國畫的技術，落色很薄，用色似墨的顏色，帶着水墨畫的影子。當年對廣告畫的要求不高，基本上只要有一張畫就可以了，後來香港有一批學生放洋學畫西洋畫，回來後找不到工作便入行畫廣告畫，因為他們學的東西可以在這裡得到發揮，而且賺到生計。」這行業曾經養活了不少人，它隨着電影業步向黃金時期亦同時邁向巔峰，七、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看一場戲只花幾毫子的消費，在當時娛樂選擇不多的香港，看電影確是市民的最佳消遣選擇。在電影業的黃金時代，Jimmy Sir一有空就四處去不同的戲院觀摩其他師父的畫，對他而言那不但對他的畫藝大有裨益，而且更是一大娛樂，因為林林總總的人手畫電影海報就好比畫展，令他看得樂此不疲，可惜很多當年Jimmy Sir敬重的大師父，如今已經仙逝。

直至九十年代的某一日，Jimmy Sir到銅鑼灣走了一圈，驀然發現所有戲院廣告牌已經無聲消失。「我看到戲院外牆已經換上印刷的海報，當時心裡有點失落。香港人追求速度，要『平、靚、正』，畫的海報和印刷的速度無法相比，每張小型海報要畫45分鐘，開車走一天戲院才可畫到四至五張。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現在對商人來說，會覺得人手畫的海報很貴，對他們來說只是顏料和畫布的钱，不會考慮人工的無價，會欣賞工匠手藝的人已經很少。」



Jimmy Sir畫。

彼思陷創意盲點



自從被迪士尼收購，觀眾一邊期待着獨立運作的彼思工作室繼續製作出水準上乘的作品，一邊期待着有那麼一兩次失手，然後好狠狠地

把帽子扣在迪士尼頭上：看吧，這不迪士尼化了？然後，《反斗車王2》不幸地成為彼思有史以來口碑最差的作品（IMDB評分首次跌破7，僅獲6.5分，低過平平無奇的《蟲蟲特攻隊》），接着一齣以公主成長為題材的《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》，繼續助長了評論者的氣焰：公主不是迪士尼的傳統嗎？

彼思走得一步一驚心，接下來的怪獸也好，恐龍也好，將只有迪士尼化與不迪士尼化兩種說法。

文：洪嘉



《Monster University》

即將於8月9日在香港上映的《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》，內地觀眾早已緊貼美國於6月在戲院裡觀賞了，口碑兩極化。有說這是迪士尼首齣女性主義作品，有說彼思走回了迪士尼傳統的公主套路。

影片在美國上映一個多月，相對於其他彼思工作室的作品，表現中規中矩。目前票房僅過二億美元，落後口碑極差但票房亮麗的《反斗車王2》約一億美元的差距（以上映一個月後的北美票房計算），較口碑極佳的《太空奇兵·威E》多約一千萬美元左右（同樣以上映一個月後的北美票房計算）。

公主歷險記

《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》的故事描述渴望自由的反叛公主梅蘭達，在母親的教條嘮叨下，決定離開令人窒息的王室生活。某日她在神秘藍光的帶領下闖入魔法森林，遇上以魔咒施法為她實現願望的女巫，卻不知道她的願望卻使整個王國陷入險境。為了拯救王國，梅蘭達不得不鼓起勇氣破解魔咒。

影片原名叫「熊與弓」，可見「熊」在戲中是重要的角色。片中共出現了五頭熊，除了三頭可愛的小熊外，還有一頭是因為女巫的魔咒而變成的熊，和象徵邪惡的魔度。要解開魔咒便得要正面面對所不願意見到的熊，梅蘭達的公主歷險故事，也從此變得與迪士尼的公主們不一樣。

誠然許多觀眾都不喜歡公主化的彼思。在公主童話的設定上，我們或許可以附會許多彼思與迪士尼的關係，甚至導演之一的Brenda Chapman，也可以拿來說道一番（此女曾經效力迪士尼對頭夢工廠，執導過《埃及王子》一片），把電影幕後的故事說得較銀幕上的還要精彩萬分。

對於彼思的動畫迷來說，《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》無疑是令人失望的。《反斗奇兵》、《海底奇兵》、《超人特攻隊》、《太空奇兵·威E》、《怪獸公司》，無一不是充滿想像力、

創造力之餘，亦有無限細膩溫情，一旦回到「人」的身上，《勇敢傳說》倒有點綁手綁腳了。

迪士尼與不迪士尼

《勇敢傳說》的開場塑造了一個世俗的場景。母后要公主嫁人，要她當淑女；反叛的公主堅持不從，甚至使計搗亂「相睇」的聚會。反叛期的女兒與高貴賢淑的母親，怎麼看都是十分典型的母女角色。

故事其後的發展便落入俗套了。女兒的反叛，母親與女兒的互相了解，魔咒的解開——這也令人想起Lindsay Lohan的《衰鬼媽咪》，關係不佳的母女二人靈魂互換，最終因互相了解和而好。

公主的故事向來是迪士尼所擅長的，彼思工作室借用這個設定，無疑令許多觀眾都打了個問號，加上俗套的情節發展，即使導演盡量在故事的描述上以細膩取勝，亦盡量做到與迪士尼的公主童話來得不一樣，可惜效果並不十分顯著。

同樣的故事若由迪士尼出品，或許不少觀眾都會打滿分，然而放在彼思工作室的名字下，要求便截然不同。

給成人們的動畫

不少觀眾都直覺地認為，彼思工作室的作品是畫給成人看的。《海底奇兵》談的是家庭，《超人特攻隊》說的是中年危機，這樣的內容，小朋友如何消化？於是影片一方面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使故事變得更易入口更具趣味性，另一方面則盡量將沉重的主題隱藏於簡單的情節背後，這樣一方



《Monster University》